

马烽是我的好老师

□ 薛振华

光阴荏苒,岁月蹉跎。在著名作家马烽诞辰100周年之际,我站在尘封已久的门槛上,心中想起了他。其实马烽和我一不沾亲,二不带故,可他比亲戚还要亲,因为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,很深很深。

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在汾阳师范上学时,班主任郝可群在语文课上,讲述了马烽的小说《韩梅梅》。不说内容如何,光说这个题目本身,就大有农民的味道。旧社会有钱人家的闺女叫富娘、桂秀、兰芳;穷人家的女儿叫狗女、拉小、四多多等。该小说的内容,短小精悍、通俗易懂,简单的1900多字,就把一个农村姑娘的憨厚、纯朴的形象,描写得淋漓尽致。打这以后,我对马烽的小说,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因此我就陆续读了他的《村仇》《婚姻大事》《吕梁英雄传》等。这些反映时代强烈,乡土气息浓郁的精品,对我启示很大。

1953年夏,马烽在汾阳挂职县委副书记期间,学校领导特邀他给汾师的数百名师生,在大院里做了一个生动的“文学学术报告”,至今使我铭刻在心。报告首先讲述了他当年革命战争中,艰苦写作的历程。接着他又谦逊地讲了他如何爱上写作、锻炼写作的切身体会。他那诙谐幽默、生动有趣的务实性报告,使数百名同学,在烈日炎炎的曝晒下,听得聚精会神、津津有味。没有一个瞌睡打盹的,没有一个提前溜走的。他说:“写作没有什么深奥,只要能博览群书,掌握更多的文学知识,又能肯动脑筋,勇于实践,勤于写作,要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,能贴近群众,贴近实际,贴近生活,就能写出好的东西来”。鲁迅先生说过:“要像蜜蜂一样,采过许多花,才能酿出好蜜来,倘若死盯一处,所得就非常有限”。



爷爷又睡着了。这些年因为脑梗,他总是嗜睡,我看着他坐在角落里靠着斑驳的墙,头微微低垂着,像是一截沉默的榆树桩。已经是四月份,他却依然裹着层层叠叠的厚衣服,外套是老式的深蓝色中山装,里面的衣领皱皱巴巴地堆叠在脖颈处。

我揉醒他:“爷爷,上床上躺着去吧。”他睁开眼,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。他摇头坚决不肯,指着衣服说:“太脏了。”

开饭了,他不肯过来坐,说自己感冒了怕传染。我们拗不过,只好另外找了一个空碗递过去。他走到盛饺子的大盆旁边,试图往碗里面扒拉几个,手却颤抖得不大听使唤。于是晚辈们抢过了他的碗筷:“我来吧,我来吧!”我看着他接过那一碗饺子慢慢地坐到了床沿边,背影依然佝偻着。

他不再和我比赛谁吃得多,却还是对我的饭量极不满意:“吃了几个?”我含含糊糊地回道:“十几个吧。”“那可不行,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能吃两碗饭。”

他的手掌上长满了多年务农留下来的老茧,摸上去很不柔软,就像是干瘪龟裂的土地。偶尔,他拉着我的手和他的比较,然后笑起来:“怎么还是这么小啊。”

他热衷于给孩子们买东西,再千里迢迢拎来,即使我们这一辈几乎已经全部成人。我的小侄女将近两岁,来的时候爷爷带了一包零食,算作给重外孙的礼物。小朋友却不大领情,看到他长满皱纹的脸总是躲藏。我替他打开零食袋子,下意识地埋怨:“买了些啥啊,现在小孩可看不下吃这东西,你快别浪费钱了。”一抬头看见他的眼睛暗淡了下去,奶奶也局促

因此,我们要下功夫采访,发掘和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。报告中列举了大量的真实事例。他说:“我曾经为了观察人们吵架的神态和语言,经常跑步钻到人堆里去看、去听”。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农民掏粪时,因不慎把茅粪溅到脸上而发了火,于是他紧握粪勾把,连续上下复捅,嘴里还不住地说:“你就溅!你就溅!”结果溅了一身屎糊糊。这就把一个农民倔强的性格,赤裸裸地表现出来,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这样一场倍受师生欢迎、点赞的“学术性、文艺性、务实性”的报告,历经两个多小时,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,同学们受益匪浅。

1993年孝义楼东村在“商贸文化娱乐城”建造了一处旅游景点《二十四孝宫》。为把“孝敬父母、尊敬长者”的主题凸显出来,决定在宫中搞一个永久性的“名家书法展览”。我接受任务后,立即上太原、去北京,一面到《山西日报》社刊登广告;一面上门请孝义籍的老干部,写有关内容的书法条幅。

一日上午,我乘坐4路公交车,穿越迎泽大街和五一路,下车后直奔省作协家属大院。这是一座坐北向南的小二楼。据说是省文联专为老作家马烽、西戎、孙谦、胡正等修建的。我迈着轻轻的脚步上了楼。当我敲开门后,一位身着中山服,足穿黑布鞋,留着大背头,脸上刻着几道“蚯蚓纹”的老人走了出来,这就是我要找的马老。他用和蔼的语言和温柔的手,拉我走进他的会客室让座后,我环视一周,只见不大的房间里,雾腾腾的水泥地板有些陈旧,北墙下靠着一支古式半圆形桌子,还有两支铺着旧垫子的木椅子,写字台上垒着一摞厚薄不等的书籍,竹筒里插着几支圆珠笔、铅笔和割纸刀等,这就是一个老革命、老作家会客室兼办公室的全部家当。片刻间,马老的老伴段杏绵老师笑容满面地从屋里走出来,热情地给我沏了一杯浓茶,亲切地问我哪里来的。当我说明来意后,马老笑眯眯地说:“家乡的事,应该办!应该办!一定要办好,”这句话让我“十五只吊桶打水,七上八下”的心理落了底。接着又寒暄了几句,怕影响马老的休息,就告辞马老下楼走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,回孝义后的第四天,马老就将上写

“发扬传统美德,重在实际行动”的书法条幅用快递寄来了。条幅的落款是:题赠孝义市楼东村《孝敬父母,尊敬长者》“二十四孝宫书展”,九五年夏马烽。下盖一枚端庄的篆刻印章。马老这种热爱故乡、认真务实、有求必应的作风,着实让我感动。

时隔半月,我拿一块小小的纪念品“双人印花床单”去感谢他时,被他严肃的态度婉言谢绝了。啊!一个老干部、老作家的清正廉洁作风,让我感慨万端,肃然起敬,我又二次辞别下楼了。

我从五十年代起。就爱上马烽的经典力作。爱他文章中的群众语言,爱他的作品的生活气息,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责任感。近年来我写了百余篇散文和曲艺作品,都体现了大众化、通俗化的特点,如《牛二婶回头》《她俩都愿意》《妯娌俩游楼东》等,如在表演唱《挑女婿》中有“黑蹄蹄黑爪爪,挣得票子还挖把把”“说媒的能踢塌门斜子,挖烂门帘也找不下个合适的”等等。我2019年参加吕梁市曲艺大赛的快板书:《李惠春书记的廉与俭》,获得了全市二等奖。最近看了《孝义文化丛书》《马烽传记》,从中摘录了马老文章中通俗化、大众化语言,有“四字俗语”34句。如“低三下四”“丢人败兴”“圪圪捣捣”“灰塌二虎”“拿手好戏”“熬油把火”等。“哲学用语”16句,如“一只手拍不响,你不惹人家,人家平白无故就打你咧”,“让人一步自己宽,有仇有恨要恩解”,“结下怨记下仇,迟早还是你祸害”,“喊破嗓子,不如做出样子”等。“惯用语”28句。如,“针头线脑的事”,“抓住领口就拳打脚踢”,“说了许多颠三倒四的话”,“一不沾亲,二不带故”,“说到嘴边又咽回去了”,“人生地不熟,不敢贸然去”等。“歇后语”13句:“泥菩萨过河,自身难保”,“显道神过牌楼,大躺下了”,“脯子里挂燎窝板,抖你的大牌子哩!”“眉龙骨里挂箴箴,眼眼太稠”,“蛇蚤戴串铃,顶大牲口哩!”等。全文刊于《孝义文化研究》第四期,共91句。

今天我们纪念马烽诞辰100周年,就是要以实际行动,走近马烽,研究马烽,学习马烽精神,紧跟新时代,启航新征程,为我市的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,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光阴之外

□ 白子涵

她站在旁边搓手:“唉,我们不会买。”我又后悔前面的话不如不说。

在记忆里爷爷总是寡言,时常担着两桶水走在乡间的路上,肩膀微微晃荡,水花就沿着他的足迹洒下来。闲着时候也很少和别人唠嗑,最常干的就是坐在小板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

爷爷的烟龄很长,从懂事起我就想劝他戒烟,却终究作罢。他很明白二手烟的坏处,总是背着我们走到外面,从上衣兜里掏出烟来,也常常被我逮个正着。我没收了她的打火机,皱着眉头假装生气:“戒戒不了了是吧?”他呵呵一笑:“戒不了啦!”

我第一次体会到恨铁不成钢的心情,转头问爸爸:“你不能管管吗?”可是爸爸说:“你爷爷啊,这辈子就爱个抽烟,能怎么办呢?随他去吧。”爷爷奶奶都不会用智能机,也不会打太极和广场舞,生活简朴到了极点,裤腰带断了就用手绳子代替,家具店送的印字短袖连着穿了三个夏天。就连搬来县城住,也几乎花光了他们所有的勇气。为了适应新的生活,他们小心翼翼地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,学会了坐电梯,学会了乘公交。奶奶总是日日周旋在灶台边,爷爷常常望着窗外消磨掉整个下午,手头

的烟卷成了唯一和过去的安稳链接,用来和眼前的黄昏对抗。

爷爷的性格向来平和,年纪大了却开始有了小孩子心性。有一次他满脸得意地提起来前几日回村,有位乡亲和他夸耀自己的孙子如何优秀,他终于忍不住回嘴:“我家俩孩子今年都考上了,我孙子还是研究生呢!”于是对面的人败下阵来。

那一年我的高考发挥极其糟糕,远远达不到幼年时曾经口出狂言许诺过的清北,甚至离985还有一大截距离,我听到后如惊弓之鸟:“哎呀这你都说啊!以后可不要拿出来吹。”心里却突然增了很多慰藉。

他的耳背已经多年,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他再也听不清家人们的闲谈,我们也不再期待他的回应。过年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候,他总是很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,有时候他忍不住大声发问:“啊?你们说啥?”生活的嘈杂让每个人似乎都难以保持温柔,小辈们总是不耐烦地吼回去,也不知道他最终听清了没有,但是他不会回嘴,也不再发问,仅仅是垂下眼睑,又重新跌入无休无止的沉默之中。

天气预报的声音响起来,我知道爷爷又打开了电视,这是他一直坚持的习惯。从前是为

本报讯 5月29日,文景明书法作品捐赠山西博物院仪式在山西博物院举行,文景明先生的20件书法作品将被山西博物院永久收藏。

文景明(1939年—2020年)字见龙,号一砚堂主、贤愚斋主,是我国著名书法家。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三届理事,山西省书协三届副主席,山西省书法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,山西省收藏协会副会长。其书法作品入选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、首届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名家展、第一、二届华北书展等,获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书画展一等奖、第一、二届中华企业家书画摄影展特别大奖、第四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优胜奖等,1998年、1999年其作品分别参加了中韩、中日书法交流展,被国内外27个博物馆、纪念馆收藏。近年来,文景明先生的作品被汾酒集团、山西图书馆、汾阳市文化馆等收藏。出版有《文景明书法》《文景明书法艺术》《文景明书法集》等,其作品被收入多部大型辞书典籍。文景明先生还是汾酒文化奠基人,曾经担任中国白酒协会秘书长、汾酒集团副总经理。创办了汾酒博物馆,先后出版著作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《杏花村酒歌》《杏花村传说》《酒都杏花村》《杏林深处》《杏花村文集》《杏花村书画集》等一系列汾酒文化书籍,成为研究汾酒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,对汾酒和中国酒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此次捐赠给山西博物院的文景明精品书法作品包括十二条屏、10米长卷、中堂、横批竖条、手卷、扇面、斗方、折页等,书体涉及草书、行书、行草、行楷、小楷等,内容全是古人诗词。文景明的儿子文彦海说:“我的父亲一生无限热爱汾酒文化,满腔热血追求书法艺术,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他钟爱的事业和艺术探索。今天他的书法作品被山西省博物馆永久收藏,这也圆了他生前的心愿,在此我表示深切谢意!祝愿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,代代相传。”(闫卫星)



山西省博物院院长张元成向捐赠人代表颁发捐赠证书

了看天气安排农事,现在却成为了他对儿孙的挂念。他记住了我和堂哥读书的地方,于是每一天傍晚,他守着电视机,生怕错过了呼和浩特和沈阳的播报。两个城市都在北疆,冬天常常达到零下二十几度,于是见面他总是问我们学校暖气送得怎么样,听到我们肯定的回答后才放心点头。

爷爷上过中专,也一直喜欢看书。他的书柜里书不多,但是种类繁多。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搜罗来的,上至吴小如先生的学术论著,下到隔壁县的民俗宣传册。去年他因病手术,麻醉剂量很大,病床上的他有些神志不清,拉着我背起了中学时候的《捕蛇者说》。爷爷已经离开我的日常轨道很久了,我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和他什么都讲,因为大学里的事情对他而言已经太过陌生。那一天他却很高兴地和我聊起了《红旗谱》和《创业史》。于是我后来常常记着,刻意去找一点他能听懂的东西,想把生活分享给他。

这次见面,我扯着嗓门和他说:“爷爷,我最近在研究梁生宝呢!”他笑起来,语气欢快,岁月纹下的印迹更深:“好啊!这书我以前读过好多遍呢!”

我突然意识到他们也曾年轻,也曾经少年意气,坦荡明亮。在我们看不见的日子里,他们倚着大树读书,在田埂上谈起来,仿佛已经跨过了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,风里传来的笑声格外爽朗。

我有些不敢想象他们离开的情形,他们的年岁已经比共和国还要长,那我们就慢一点吧,拉着他们的手,陪他们再看看风景,脚步全都落在光阴之外。(作者为内蒙古大学中文系)